

从二人台到走西口

徐贵祥



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老牛湾风光。

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

出忻州城，向北，向西，向西北，这就到了河曲。当地文友把我们领到一座庭院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壮实的中年汉子，红红的脸膛上闪烁一双明亮的眼睛。朋友介绍说，这位是河曲二人台剧团的团长王掌良，从内蒙古自治区二人台剧团退休回山西，在家乡办起了剧团，说是团长，其实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搬运工的活他都干。

参观的路上，我们了解到，河曲二人台剧团有50多号人，演员均来自乡村，多数是农民。粗粗一算，一出二人台小戏，只需要5个人，3个人敲鼓三大件，笛子、四胡、扬琴，一丑一旦两个上台对唱，顿时风生水起。如此一算，这个团可以同时上演十场二人台，可谓小戏登大台，人少做大事。在这片并不富饶的土地上，山川河流，村头田间，有二人台的歌声相伴，生活就会增添很多诗意。

休息时，大家起哄，请王团长清唱一曲。他没有推辞，走到对面，转身向我们站定，做了一个深呼吸，神情凝重起来，视线略微抬起，突然，身体一振，一句歌词飞出胸腔：“天下的黄河几十道弯……”顿时，休息室安静下来，似乎连院子里的树木、花草和小鸟都屏住了呼吸，天地静默，一起聆听王掌良声情并茂的《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》。

“天下的黄河，几十只船，几十几根杆……”王掌良渐渐进入忘我状态，节拍层层递进，歌声由苍凉悲怆到高亢激越，听得我们热血沸腾。一曲下来，意犹未尽，又唱了一曲《难活不过人想人》。

合影的时候，我问王掌良，今年多大岁数了？答曰七十有一。不免吃惊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字正腔圆，而且精神抖擞，看不出啊。这贴地行走的民间艺术，这遍地开花的二人台小戏，果真能够让人青春常驻？

一天后，在更西北方的偏关县老牛湾，眺望形如太极图案的乾坤湾，我似乎又听到了王掌良的歌声在黄河河面上缭绕，在峡谷里回荡。当地文旅部门的一名干部跟我讲，山西省西北偏关县、河曲县、保德县，就是当年山西百姓走西口的地方。可以说，“走西口”孕育了二人台。

又是一证。当年听过《走西口》，至今记得几句，“哥哥你走西口，小妹妹我实难留，提起哥哥你走西口，哎小妹妹泪长流，送出来就大门口，小妹妹我不丢手……”凄凉，哀婉，深情，缠绵。但当时并不知道，这首歌同二人台小戏密切相关，更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。

古代，晋西北战事频仍，留下诸多遗迹。一路上我们频繁看到，长城残骸、烽火台、战场旧址，特别是用于屯兵防御的关门。站在老牛湾举目一望，从偏关到河曲再到保德，黄河东岸关隘密布。说“黄河东岸”并不准确，因为在这一带，黄河不断改道，导致山西、

内蒙古、陕西的界线扭来扭去，从地图上看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。耐人寻味的是，有关就有口，有些关就是口。晋西北本来自然条件就差，清代曾有人说：“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，山西千步为亩，而田之岁人，不及江南什一。”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，一句话说到底，石头地上不长庄稼，再加上统治者的暴政，百姓难以维持起码的温饱。

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，在一河之隔，对面却有大片荒芜的土地。清政府在黄河岸边、长城脚下划出一条五十里宽、一千里长的“禁留地”，既不准蒙古游牧民南下放牧，也不许汉人北上种地。虽然后来有限地放宽了政策，出现了“走西口”移民潮，但朝廷仍然制定了很多“不准”，只能春出秋归，不准建造房屋，户口仍在原籍，谓之“雁行客”。与此同时，“旅蒙商”也应运而生。于是乎，出现了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幕——春天里，男人们背井离乡，到了秋天，把一点血汗钱藏在裤腰带里，越过黄河，翻过长城，避开官兵的盘剥，回到家乡，给妻儿一点补偿。

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是，每年的离别，多年的守望，长期的期盼，难得的重逢，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一门艺术——二人台。因为什么，不仅在晋西北土地上经久不衰，还走向内蒙古，走向陕西，走向甘肃，走向宁夏，走向北京。原来，在那

苍凉的歌声里，有历史的记忆，有民族文化发展的密码，有我们生命深处的情感表达。

二人台这种艺术在中国西北流行甚广，内蒙古称之为“爬山调”，陕、甘、宁等地称之为“花儿”，最初的曲目、堪称代表作的便是《走西口》，这首歌后来甚至成为流行歌曲，一度唱遍大江南北。但是很少有人知道，它最初是以“二人台”的形式出现的。据资料记载，清咸丰年间，山西大旱，二里半村的农民太春，走西口谋生，同妻子玉莲告别，留下一曲对唱——

（女）：哥哥你要走，玉莲泪双流。走路走大路，你不要走小路，大路上人儿多，能给哥哥解忧愁……

（男）：走出一里半，扭回头来看，见见小妹妹，还在房上站……

歌曲表现的离愁别绪、百般无奈，隐含着对封建制度的强烈不满，和对重逢团聚的强烈期盼，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。

分析认为，这个故事和对唱，应该是创作的产物，并且在后来经过无数次、无数个“太春”和“玉莲”再度创作，所以才有了各种形式、各种唱法的《走西口》。有人认为二人台就是《走西口》，《走西口》就是二人台，我认为这样说可能不太准确。应该说，《走西口》只是二人台的源头，也甚至可以说是二人台的领军曲目，但它不是二人台的全部。

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彩，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精彩。在偏关老牛湾，目之所及，近处是无砖无瓦的土黄色石片房，那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苦难见证；远处是高楼林立、碧波环绕的现代建筑，这是新中国、新时代为百姓带来的福祉。

离开老牛湾之前，当地文友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一场《踢鼓秧歌》，清一色的农民，半数以上老人，吹拉弹唱，载歌载舞。我特别注意队伍后面两个丑角，边唱边跳，一招一式，十分卖力。分手之前我问一个扮演丑角的老者，怎么样，现在生活好了吧？他听明白我的话，笑逐颜开地说，好着呢，好着呢！说话时，他脸上的粉渣直往下掉。

是啊，好着呢。再苦的日子也要唱着过，甜蜜的日子更要唱着过。

我问，会唱二人台吗？老汉回答，会啊，偏关人人都会唱二人台，不会唱二人台，算啥偏关人呢。

百姓的艺术百姓爱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仅河曲、偏关和保德三县，民间创作的二人台剧目就有一万种以上。二人台作为最接地气的民间艺术之一，在晋西北不仅有顽强的生命力，也有辽阔的覆盖面，不仅在它的第一故乡山西深深扎根，在它的第二故乡、第三故乡也是枝叶繁茂，尤以内蒙古地区为最。因此我们有理由说，二人台这门艺术，在融合和提升民族文化的事业上，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从忻州回来，我很快同忻州艺术研究院的刘颖娣老师取得了联系，受益良多。她跟我讲，很高兴我关注二人台，那是民间的一块瑰宝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写这篇文章时，我上网下载了一段视频，重温王掌良的演唱：“我知道那天下黄河，九十九道弯，九十九道弯里有九十九条船，九十九条船上有九十九根杆，九十九个船公搬动九十九条船……”

这首歌并没有宏大叙事，似乎也并没有首一个完整的故事，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力量，好像我也成为一个船公，手持长杆，在黄河的九十九道弯里中流击水，撑动某一条小船——也许是一条大船。

刘颖娣老师的文章证实了我的一些看法，二人台这门艺术，发轫于苦难，成熟于思念，而到了新中国，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很大变化，更加注重美学品质——因为那是从几百年、几百万人创作的粗粝素材中提炼出来的，很多节目反映时代的变迁、生活的乐趣、未来的希望，如《珍珠倒卷帘》《船工号子》《串河湾》等。如果说，萌芽时期的二人台是唱出来的，也是哭出来的，有着明显的悲剧色彩，那么，今天的二人台，有唱有哭也有笑，有哀婉也有豪放，悲喜交集，乐在其中。

我喜欢二人台，喜欢它的烟火味，喜欢它的轻便和通俗。我欣喜地了解到，忻州地区，特别是偏关、河曲、保德等地的党委政府，加大对二人台的保护和发力度，“河曲民歌”和“二人台”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就在这篇文章快要结束时，我接到一份邀请，约我去鄂尔多斯参加一个文学活动。我当即回复：可以。我设想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站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和清水河县的河畔，向东向南眺望，重新打量二人台和《走西口》。

给他打电话汇报一下病情。

我每服几天药就向刘医生汇报，每次都感到很温暖。一想到他在收到微信后，就会分析我的病情，我感到精神立刻有了依靠。现代医学讲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是合作关系，医生是你越过疾病之河的摆渡人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刘医生记好病历，一边开药方一边嘟囔着，这个量再大一点，加上这个好药材，然后咬着牙说，我就不信你这个病治不好。

每次他这样说，我都觉得刘医生是在与疾病做斗争。他面对疾病的样子，像一个战士。他对治病救人这件事的看法，不只是日常工作，而是充满热情的斗争。

我的病好了起来。一个周末，我对他说感觉自己已经好了。他说正是，再来两三次就好了。我说那我就不用再来了。他说要治彻底。我说，没事儿，留一点儿也行，我再来找你。刘医生摇头说，那可不行，我说过一定要还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。

那一刻我非常感动。遇见刘医生，是我的福气，也是华人同胞的福气。

大树的礼物

乔叶

走过很多地方，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让我印象深刻的树，有几篇文章还以树作了篇名，如《在千岛湖，做一棵树》《平凉看树》《在槐园怀想》《香樟木少年》《对话，有关椰树和椰子》《苦楝树》等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——一棵银杏树——这个初夏，在山东日照莒县浮来山的定林寺内，我看到了这棵巨大的树。眼前这大树，据说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银杏，已经列入《世界吉尼斯大全》。

看到这棵树的一瞬间，我就想起长篇小说《宝水》第一章中的一个情节：女主角人公地青萍在村里住下的第一天就去亲近了一棵国槐，它是村里最高龄的树，村里人称为祖槐。某天，风水先生赵先儿谈起这祖槐，说树上有鬼。村支书大英路过，驳斥他，说不能说有鬼，应该说是有神。这话让赵先儿觉得拿住了个把柄，便找茬挑理儿，然后，在祖槐下，两人就封建迷信和传统文化的宏大话题有了一番争执。

“大英道，那你跟我说说，封建迷信跟传统文化有啥区别？见赵先儿哑住，大英越发正了脸色说，我跟你说道说道。但凡是能往好处归拢的，那就是传统文化。往坏处归拢的，那就是封建迷信。神呀灵呀，咱们自古都有这些个说处，根子里的由头就是给人安心的。就好比说，求老天爷保佑今年有个好收成，磕罢了头，那就不去种地啦？该干的活儿一点儿不能少，不过是磕了头再去干活儿更踏实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说是不是？赵先儿忙不迭点头道，是是是。”

嗯，我至今都认为大英的这番回应接近完美。因此，以大英的逻辑来看，这近4000年的银杏树上，当然是有神灵的。

和很多人一样，起初我之所以喜欢银杏，就是觉得它很好看，尤其是深秋时节树叶挂金，叶叶如画。后来就觉得它的一切都很好看：树形好看，果实好看，花朵也好看。它的花是一条条圆滚滚的淡黄色小花筒，乍一看如小毛虫似的，尤其是落到地上的时候，它初春刚萌出来的叶子也好看，扇形的树叶才刚全时，从叶的背面迎着光瞧，娇娇翠翠，玲珑可爱。看此时的叶子，你就知道它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昵称是多么形象了：鸭脚树。

从接地气的鸭脚到贵族风的银杏，一个流传甚广的缘由说是因为宋仁宗。据传北宋初年，银杏果成为贡品，宋仁宗见到后便给这莹白的小果子赐名“银杏”。且这事还入了文人墨客的诗文，愈发像是真的了。如欧阳修就有一首《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》，“鸭脚子”即鸭脚树的果子。诗还挺长，翻译出来就是一篇挺全面的小作文儿。开头几句回溯了树名源流：“鸭脚生江南，名实未相溷。绛囊因入贡，银杏贵中州。”接下来是描述树慢慢长大，果子逐年丰硕：“始摘才三四，金盃献凝旒……岁久子渐多，累累枝上稠。”

粗粗盘点一下，它的好名字还挺多。除了鸭脚和银杏，还有白果和公孙，此外，佛指甲和菩提树也是它。后两个名字可见它的佛缘。“佛指甲”是从资料里读来的，据《浙江通志》称，佛家用银杏木雕刻佛像，木坚硬细腻，指甲虽薄，亦雕刻如真，不损不破不裂，各地干手佛皆以银杏木雕成，故有佛指甲之称。至于菩提树之名，据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，那时的高僧也试图引进印度的菩提树，发现很难生长，于是就选定了银杏作为中国的菩提树。现在来看，这树还真真是无比合适。这样洁净清秀的树，这样沉着雄伟的树，这样气度雍容的树，和寺庙的庄严宝相是多么相得益彰。

所以，定林寺中有这么一棵大树，是多么浑然天成的事。

身为最高龄的银杏，属于它的非物质的“累累枝上稠”自是难以尽数。比如《左传》就留下记录，鲁隐公八年，“九月辛卯，公及莒人盟于浮来”。其实盟之地并未明示，但在此代代相传的说法是：会盟就在这棵树下。莒鲁结盟修好，这是国之大事，人们把如此大事和这树联系起来的心思自是很好理解，好像这样更能印证树之大。但我窃以为，即便没有这样的所谓大事，也不妨碍树之大——这大树身上有一种力量。几千年来，在岁月和历史的浩荡中，在一年年的风霜雨雪中，它就这么稳稳地立着，长成了大树，长成了让那么多人不由自主要靠过来大树。而在这大地上生活过和生活着的人们，一代代人、无数人：耕种的农夫、打柴的汉子、织布的妇人，甚至莒州博物馆中那个熨斗的主人……在比树叶还稠的日子里，他们或许都认识这棵树，都被这树的怀抱拥亲过，也都被这树安抚过、护佑过，直至今天。正如在此时此刻，那两个围着树奔跑嬉闹的小小少年，那一群在树下欢笑合影的娇媚少女，还有那一对在树下沉吟观望的白发夫妇，他们来到这棵大树下的时候，都让自己还原成了一个孩子。

只因这样的树，是所有母亲的母亲。

而最为动人的是，这母亲树又是这么年轻。正因为她无比古老，所以她的年轻也是无比年轻——从来都是如此，就像树梢和树根本是一体，这树的古老和年轻也是一体。这既古老又年轻的大树，这既天真和沧桑、纯净和丰饶、艰辛和甘美等等全都融为一体的大树，这恒定、恒久和恒常的大树，怎能不让人信任和爱恋呢？

围绕大树走着时，我暗想或许能捡到一两片叶子，可是树下竟然叶片皆无。忽然听旁边有人闲话道，但凡有落叶就有人捡。我默默想，可是想着深秋时节，人们也一定会来这里捡拾白果。嗯，可不是吗？若是捡到了这树的叶子和果实，那其实就相当于收到了她给予的具象化的礼物。当然，若没有机缘收到这礼物也没关系，因她本身的存在就是巨大的礼物。只要想到她磐石般地在浮来山定林寺，我就觉得是那么踏实和满足。



定林寺银杏。

网络图片

◎零时差

在蒙特利尔看中医

陆蔚青（加拿大）

真的。医生不能跟病人说百分百，但我这么跟你说，吃药一星期，你就会好转。我说我脚底发麻，感觉大地在颤抖。他看我一眼，说一周之后大地就不震了。

一周后，果然就不震了，我陡然对自己有了信心。

慢慢熟悉了，知道刘医生来蒙特利尔20多年，跟我来的时间差不多。来了就开中医诊所，看病靠自己，抓药的是医生太太。我等拿药的时候，身后又来了两个加拿大人，来了也不说话，就站在那边，静静地等。

来找刘医生看病的人不少。修香桥的工程师高血压心脏病，血流面积只有23%，刘医生给他治了，现在血流面积超过80%。他于是把女朋友也带来，看好后，刘医生让他每年复查一次，工程师不肯，每月都来一次，每月都是固定的日子。

我问，他们怎么吃中药呢？我以为要吃成药或半成药。

当然是熬了。刘医生说，跟你们都是一样的。

我想象了一下高大健硕的加拿大人

手里拎着中药罐子熬药的样子，不免好奇。尤其想到熬一遍一小时，再熬一遍一小时，将两锅药兑好，倒入中国瓷碗，然后一天三顿喝下去。

他们会熬药？我有些怀疑。熬中药是个技术活，刚开始熬，我都是笨手笨脚的，有时水少了，差一点儿熬干锅，吓出一身冷汗，有时水多了，每顿咕咚咕咚，喝两碗。

我吃了几剂药，果然见效。忍不住与朋友八卦。刘医生以前是国内某中医药大学的老教师，朋友是他的学生。我对朋友讲，刘医生说我必须锻炼身体，不锻炼就不给我看病。我这个人懒，平时除了散步就没有运动。

刘医生就是这样。朋友说，他有一次生病想偷懒，拖着，刘医生说如果你不来看病，以后生病我都不管了。果然几天后，朋友手指化脓，刘医生给他开了三副小药，脓水就出来了。

我的病又反复了几次。每次我去诉苦，刘医生都认真听着，然后切脉，看舌苔，量血压，认真写病历。刘医生看病非常认真，记下的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开完药方，嘱咐我服几次药后，就



中国古代药书。 资料图片

回春堂就在南岸。我走到T街和P街交叉口，不知道向哪里走。迎面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同胞，我说我要找回春堂，他就指给我方向。我觉得好奇怪，回春堂这么有名吗？

回春堂半开着门，我走进去问医生在哪里，医生正坐在里间吃桶装方便面，见了我就放下碗。我那时身体不好，压力很大，见到医生如见救星，张嘴就说，语速极快。医生说，慢点、慢点，别着急。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，就好。

中医刘圣生，福建人，祖上三代行医，自己也是科班出身。他眼神深邃，笑容可掬，硕大的桌子后是一块匾，上书“妙手回春”。医生的左手边是几本书，右手边也是几本书，都是中医书籍，卷了边儿的，不知道翻过多少遍。

刘医生听了我的陈述后，没说大事儿。说来奇怪，我的心立刻舒缓下来，舒出一口气说，是真的？医生说，当然